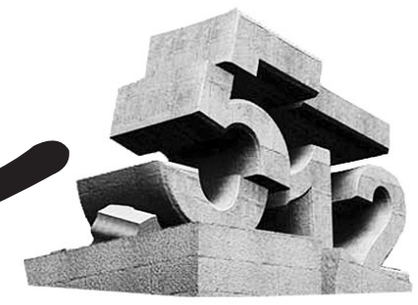
郑州日报
2009年5月12日 星期二
责编 高宏宇 编辑 许艳霞
校对 刘桂珍
电话 67655289
E—mail:zzwbty@sina.com

重生



大地震周年纪念特刊

虽然在地震中失去了亲人，虽然地震毁灭了昔日的家园，但是灾区人民的日子依然在过，而且在好好地过着。女人们把头发弄得利利落落，穿着丝袜、靴子漂漂亮亮；做菜的调料十几样，样样不能少；洗干净的衣服晾得整整齐齐；简易板房、破旧家什也收拾得干干净净；要积极自救、挣钱盖房，也要摆龙门阵、看球赛、打麻将……

幸福并非来自生命的过程，而是来自对生活的态度。继续好好生活，过得幸福，是对逝去亲友最大的告慰，也是我们一年来对灾区人民最真诚的祝福。

灾难过后，孩子们的笑脸依然灿烂。本报记者 唐 强 李利强 摄

在绵竹街头，关于心理辅导的公益广告随处可见。 本报记者 唐 强 李利强 摄

这一年 伤痛中重拾生活信心

灾区表情

沉默

吴文长说自己实际上是在代人写信，只不过收信人远在天国，遥不可及。

这位46岁的汉子是汶川县漩口镇一名刻墓碑的匠人。自从20年前拜师学艺，錾子作笔，石板为纸，吴文长早不记得替人写过多少“石头信”，生死离别早已见惯。然而，给震中逝者写信让他觉得“很难，很痛”。

生意清淡，吴文长却安于现状，因为随着顾客登门而至的还有他不愿多想的地震回忆。生意在沉默中敲定。顾客留下的刻碑信息，虽只言片语，仍可说出一个家庭破碎和幸存者失去至爱后无以言表的哀痛。 据新华社电

微笑

高兴是人生最美的情绪，微笑是人生最美的表情。经历了地震夺去爱女那痛彻骨髓的哀伤，万念俱灰的匡小红在新生命的感召下笑了。

在都江堰向峨乡棋盘村匡小红的家中见到她时，她已怀孕8个多月，正幸福地抚着肚子欣赏窗外的风景。

2008年5月12日，对匡小红来说终生难忘，养育了14年，乖巧、懂事的女儿被地震夺走了生命，匡小红生活中的美好从此越走越远……直到几个月后，新生命在匡小红腹中孕育，让她的眼里闪动着久违的神采。

生命，说有多脆弱就有多脆弱；生命，说有多坚强就有多坚强。与其沉溺于等待犹豫，不如乐观面对苦难。即使眼角还有泪，也是最美的表情。

据新华社电

高兴

5月10日天刚亮，陕西省地震重灾区略阳县九中金乡中川坝村60岁的老汉鲁阳明就再也睡不着了。他整理一番自己的简单行李，再回过头看了看伴随自己数十年的旧房子，兴高采烈地到了村干部家中，准备在村干部的带领下一起去敬老院。从此，他将在敬老院里度过自己的晚年。

“我是第一次进敬老院，心情一直很激动。活了这么大，还没有听说过敬老院里生活、医疗都管了。”鲁阳明一直微笑着。看到室内整洁的床铺和干净的卫生间，他又抿着嘴笑了起来。

1975年冬天，鲁阳明在外修公路时不幸左手受了重伤，造成了三级残疾。

据新华社电

感恩

田原，今年27岁，深圳鹏程建筑集团的技术员。喜读顾城、海子、北岛等人的诗歌，是在“小皇帝”“小公主”的称号中成长起来的一名普通“80后”青年，也是甘肃陇南地震灾区众多深圳援建者中的普通一员。

说起为何来援建灾区，田原强调最多的就是感恩，回报社会。

“在我很小的时候，一个人走在路上，便有司机师傅主动停车，问我去哪，然后送我到目的地。有乞丐到村子里来，大家不是关门回避，而是纷纷拿出钱物资助。”说起老家人的善良淳朴，田原一脸自豪。 据新华社电

希望中的坚强

在德阳市龙井公墓，苍松翠柏之间，教师张关容仔细地擦去墓碑上的灰尘，“千秋，我们看你来了，许多好心人在关心我们，我和仙子都很好。”看着照片上微笑的丈夫，张关容柔情似水。

一年前地震发生时，张关容的丈夫、四川德阳东汽中学教师谭千秋在教室坍塌的一瞬间，奋力将4个学生拥到课桌下，学生得救了，而谭老师却永远地离开了，留下33岁的张关容和2岁多的女儿仙子。

逝者长已矣，而留下来的人还要继续每一天的生活。东汽中学家属楼，211栋1门的一个两居室，这里曾经是张关容一家爱的小巢，现在已经废弃，成为危房。现在，租来的一套50多平方米的房子成了张关容暂时的新家，父母从农村老家赶来，帮忙照顾仙子。

亲人的爱支持着张关容不断向前，让她感受到力量的还有她的学生。张关容说：“被救的孩子家长来致谢让人欣慰，但我不需要他们的感谢，也不需要他们的帮助。他们其实也很难，希望他们能够从阴霾中走出，回到快乐的生活中来，我就放心了。”

几天的采访中，记者印象深刻的是张关容自然随意的笑，尤其难忘的是一个镜头：在汉旺广场上，张关容正和仙子赛跑、嬉戏，她深情地看着女儿，“加油，仙子……”张关容不时地鼓励着女儿，仙子稚嫩的脸庞上挂着纯真的笑。 据新华社电

废墟上的守望

青川东河口地震遗址公园纪念广场，黑色大理石碑上镌刻着近5000名青川遇难者的姓名。大理石碑边的几米远处，有个小亭子，后面有一顶帐篷，这里的主人叫何先通。这里地面下100多米的地方是何先通原来房屋所在的位置。

何先通每天早早起床，首先是去堰塞湖提水浇花、擦拭墓碑、冲刷地面。最近的取水点离墓园50米，是地震给东河口留下的堰塞湖之一。他两手各提一桶，每桶10公斤。每天早上他都要来回跑10来趟。曾有人问，为什么每次去都看到他在浇花。他说，绽放的鲜花、清洁的地面都是亲人的脸面。

接着，何先通会走到黑色大理石碑边一个叫“张发英”的名字跟前，献上一枝菊花。那是他的爱妻，已长眠于脚下这片地震废墟中。何先通天天这样默默地陪着妻子。

从去年11月12日地震遗址公园落成，在公园参观的人们不断来到这个记录着地震遇难者姓名的纪念广场，纷纷向遇难者鞠躬、默哀。东河口的风大，有的菊花斜了、倒了，何先通就上前去扶正；广场上有人丢弃了烟蒂，何先通就拿出火钳捡拾；地面上灰尘多了，何先通马上拿出扫帚来扫……

据新华社电

图话这一年

上图 今年，遗址上一株油菜苗茁壮成长。
下图 东河口小学因地震成废墟。 新华社发

不屈的北川人未被灾难压倒，乐观地迎接新生活。这是记者昨日在北川街头拍到的迎亲车队。

本报记者 唐 强 李利强 摄

同一个地点 不同的记忆

新华社记者 江宏景

青川县红光乡东河口村，青竹江和红石河两条小河在此交汇，山水田村相映成画，犹如世外桃源。

然而，这一切在2008年5月12日14时28分瞬间被改变，宁静的东河口村近200户780余人已被深埋在近百米深的地下。

杨林生老人去年72岁，地震发生时，他和老伴带着小孙子正在家里吃饭，突然感到地动山摇的，他扔下饭碗拉着家人就往自家的菜园里跑，接着几声轰隆隆的巨响后，漫天尘土让他什么都看不到。当尘土落定，他眼前成了一块平地，村里180多户人家不见了，除了突然多出的成千上万方土石。

半山腰上的东河口小学已荡然无存，只剩下不倒的国旗和一株孤零零的梨树，它被一片片的土石和瓦砾包围。地震时东河口小学师生们围抱着那棵梨树，除了3位老师和3名学生遇难，其他的师生幸存……

今年初春，东河口小学遗址里，一株油菜苗茁壮成长起来。

杨林生老人每天早起后，拿起家里的小椅子摆在门口，安详地坐着，或者坐在土堆上，1米长的大狼狗也趴在他身边，时不时叫两声。他房屋后边通往红光乡的公路正在开挖……

走在东河口地震遗址公园里，“有脚有手有条命，天大的困难能战胜”“出自己的力流自己的汗，自己的事情自己干”，这两条出自青川农民之口的标语被镌刻在公园的石头上。

不同的服务 同样的快乐

本报记者 孙志刚 党贺喜

24岁的宋丽是河南省三门峡市人，刚走出南阳师范学院校门，就上了地震重灾区江油的“战场”。来江油才9个月，可她已具备讲四川话的“第二语言”能力，第一次和记者打招呼，我还以为她是四川籍的志愿者。

“去年6月份，我通过共青团郑州市委打听到援建灾区志愿者报名的消息，听说招30人，已经报了600多人，根本没想到会选上我。”宋丽庆幸地说。为了圆灾区志愿者之梦，她放弃了兰州军区疾控中心录取前的面试。

宋丽学的是应用心理学，在江油市青莲镇成了“机动工”，哪个部门拉不开栓就派她。从去年7月至今，她先后当过救灾安置点巡查员、为灾民永久性住房选址，现在做信访接待。报名时热血沸腾，踌躇满志，但到灾区后面临的第一只“拦路虎”就是语言关。为拔掉“拦路虎”，宋丽抽空就跟着一位四川籍志愿者学四川方言。

“在灾区要多为灾民做点事。”宋丽工作很投入。村民的矛盾让一个涉世不深的女孩来调解，这给她出了个难题。一次为青莲镇法华村建永久性住房选址，选了三块地都没选好，个别村民们总考虑自己利益，自家自留地不肯让出来。后来颇经周折，才选在法华村七队，48户因地震房屋倒塌的村民被集中安置到一起。“每次为村民办好一件事我就特别高兴，很有成就感。”此时，宋丽笑得很灿烂。

7月份，宋丽的江油志愿者服务就结束了。记者问她下一步怎么打算？“我想去汶川，我觉得那里需要我。”宋丽希望能到特重灾区，为那些受到地震创伤的人进行心理抚慰。

重塑心灵

祭奠亡灵 缅怀故人 北川坚强

本报记者 孙志刚 党贺喜

昨日是北川老县城解禁第二天，人们从全国各地涌来，祭奠亡灵、缅怀故人。

“5·12”地震一周年，灾区民众在重建家园之时，心灵经历了怎样的历练？昨日，记者再次走进北川老城，近距离感受他们心灵家园重建之路。

“北川民兵”的心灵守望

解禁的北川老城禹龙南街的水泥路旁，身穿迷彩服的“北川民兵”站在那里，拉起一条警戒线。“请不要进去，里面太危险。”见一对夫妇拎着祭品要往一幢楼里走，一位“北川民兵”劝解道。这位“北川民兵”姓王，27岁，北川县安子村人，他们这支北川民兵队伍是专门维持秩序的。小王说，看到别人祭奠心里也难受，难受也没办法，这事总要有人来做，我们是北川人，理应由我们来做。

在茅坝中学的废墟上，一面五星红旗迎风飘扬。警戒线内一对夫妇点燃一炷香。一位40多岁的“北川民兵”扭头看着这一幕，没去阻拦。“我女儿就埋在这座废墟里，她遇难时才16岁。”那位“北川民兵”哽咽着说。

祭奠亡灵愿逝者安息

北川老城散发着霉味的空气让人心堵，虽然人流涌动，但行者步履轻缓。“亲人安息了，我们还忍心惊扰他们吗？”祭奠的人群面对劝解的提醒牌，只能以小声再小声、轻步再轻步的方式表达缅怀之情。

记者来北川的路上，北川县陈家坝乡政府组织了一个祭奠仪式。以青山为背景，陈家坝小学的同学们系着红领巾举起右手肃然致哀。附近的村民自发来到祭奠现场，在排着长队寄托哀思的人群中，一位母亲背着1岁多的孩子，孩子的眼里闪着晶莹的泪花。

活着的人要把欠账还完

北川对祭奠者解禁4天，也是有限制的解禁。只有持当地身份证、祭奠手续及有关部门出具证明的人才能进去。

记者进门存包时，认识了在门口卖地震画册的邓胜贵。邓胜贵说：“我做生意，就是要把欠下的债还完。”

原来，地震不仅夺去了邓胜贵15岁女儿的生命，也将他用毕生积蓄加借款盖的新房摧毁。女儿走了，自己的生活还要继续。邓胜贵从去年年底就在北川老城门口开了这个小铺子。“我开这个铺子就是为了还债，欠下的债我活着就要还。”邓胜贵说。